

西北



著等陶季戴

一之書叢疆邊會學亞細亞新

向西北猛進的兩大意義

戴季陶

又到了嚴重的關頭——中央用兵的意義——從政

治文化上觀察蕩平西北反革命勢力的必要——從

經濟文化上觀察蕩平西北反革命勢力的必要——

要爭一個最後的主義的文明的勝利

現在我們的革命工作又到了一個很重大的時期，又上了一個很嚴重的關頭，就是這一回西北的許多頑固野蠻的軍人稱兵謀叛。我們中央已決心討伐他蕩平他，我們的武裝同志大都已到前線效命；我們敢堅決地相信凡是反抗革命、違背三民主義、排斥文明、摧殘文化的野蠻軍人一定可以在很短期間消滅，革命可以完全達於成功。

今天我想說明中央這一次用兵的意義：

我們要明白中央這次用兵的意義，必須先要曉得我們革命的目的。我們革命的目的是什麼？革命軍人的特殊任務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掛在每個人的心理上的，而尤其是武裝同志時時刻刻想

到的。革命的目的就是喚起全國民衆、團結全國人民。大家一致的覺醒起來；再進一層說，就是大家要在三民主義之下團結起來覺悟起來，共同努力於開發中國，建設中國，發揚中國文化，發展中國的事業與中國的富源，完成中國、會國家的建設。這就是革命的目的，也就是革命者的任務。我們要完成這種重大革命事業，首先做甚麼工作呢？我最先要做的下手的工作，就是要把妨碍這個工作進行的一切野蠻的力量腐化的力量根本消滅。如果這種妨碍革命工作的反動力沒有消除，那麼革命也無從進行；根據於物理學上「同一空間同一時間不容許兩樣東西存在」的原則看來，革命的政治軍事是不能和反革命的政治軍事同時並存的；所以要進行革命的建設，必須把反革命消滅。這是天地宇宙間真理的原則。我們中央下最大的決心，蕩平這股西北反革命的叛軍，用團結全部的意志，結合主義的力量來奮鬥，根本的意義就在這個地方。

現在我根據這一個根本的意義分爲二點來說明，第一是從政治上說明蕩平反革命勢力的必要，第二是從經濟文化上說明蕩平反革命勢力的必要。這個政治與經濟不過文化表現的形式不同，所以統言之，我們從中國民族文化上有蕩平反革命勢力的必要。

第一 從政治文化上觀察蕩平西北反革命勢力的必要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是那裡的？我們的文明，我們的基本文明，什麼地方建設起來的？我們的考家在那兒？中國前代的黃金時代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成功的？要是回到這些問題，我想大家決計不會忘了中原關中西北的地方。大家要是回家裡找找家譜，那麼大部分的家譜都是載明從中原關中搬過來的，即是極南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都是一樣。現在我們試到我們民族策源地的北方看看，成何種景像呢？地方並不遠，今天動身，明後天就可以到河南的開封洛陽，可以想像到古代的兩都之美，中原之富；如果再到西安，可以想像到長安之美，關中之富。現在顯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什麼情景？一般人民都是吃很壞的東西，甚至很壞的東西沒得吃；穿很壞的破爛衣服，甚至很壞的破爛衣服穿得穿，滿目都是窮困淒慘，荒涼寂寞。我們古代先民在三千年前所造成的燦爛光明的食衣宮室車馬和各種農業漁獵以及政治軍事上的組織，在當時可以誇稱為世界第一的文明，現在到那裡去了？我們試走到古代民族文化之母的雄偉的黃河邊上，從檣陽到洛陽以上，到處都可看到老百姓所住的土洞，大家挖了土洞在「十密」中過「十器時代」的生活，「穴居野處」是教科書上敘述上古時代的夕詞，是五千年前的蠻狀，經過我們先民不斷的努力創造，而現在黃河上流的居民又回復到四千年的原狀了！這是何等令人傷心，何等令人悲痛，這種人民的生活又是何等的不幸！我們必須明白歷史變遷的因緣，這一千年來，漢人受蒙古人的壓迫和侵略，政治軍

事力不能抵抗，蒙古人一步步南侵，漢人一步步南逃，漢人文化的南移不是打了勝仗得來的，是打了敗仗所致的。今日黃河流域的衰落，是受以前野蠻的蒙古人蹂躪所致；在現在荒漠的新疆還有偉大的土木工程和建築物，雕刻可以發現，這是野蠻力蹂躪我們文化，造成現在荒漠的證明。所以中原之富，關中之宮的消失，文化的落後，都是受了野蠻力的摧毀。我並不是說這種人是壞人，我不信世界上有壞人，人有文明與野蠻之分，而沒有善惡之分，我們是要文明而不要野蠻，並不是對於人有什麼好惡。現在代表西北野蠻勢力的人，尤其是某一部分的軍人，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他們，即是「蠢如鹿豕」！論起他們的教育程度，恕我並不是刻薄的形容，他們正當得前清的「古斯哈」，「古斯哈」者在前清是最普通的東西，就是戴起水晶頂子，穿起袍兒，搖搖擺擺在轎子前邊喊着「噯」的人。他們的頭腦也和「古斯哈」一樣，只曉得某人某大帥，不曉得國家百姓，更不明白主義。「古斯哈」是滿語，但是不論滿語的「古斯哈」或者是蒙古語的「巴脫路」，他們摧殘我們北方的文化是一樣的。現在又到了我們復興文化把文化力輸送到北方去的一個時期，在此時期我們應該用革命武力作為革命文化的前驅。第一、武力要與人民結合；第二、要變成人民的武力。大家到北方去，把阻碍文化摧殘文字的「古斯哈」或「巴脫路」式的軍隊剷除！我們能够這樣幹去，才能够有希望把北方的老兄弟們救出來，把西北方「古斯哈」軍隊劫持下的苦命同胞帶到活路上來！

我們明白中國民族史政治文化變遷的意義，就可以明白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從革命史來觀察，我們革命的根據地是在廣東，廣東是中國極南的地方，也是文化發展較次的地方。四千年前我們的文化從西北高原發展到黃河流域，先是逐水草而居，後來造成黃河流域的農業文化而進于工業文化，伸展至長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人所到的地方即是文明所到的地方。這是四千年來由北而南的文明史。這一百年來的革命史，是起于這一千幾百年中國文化受蒙古人厥突人滿州人所摧毀，北方文化趨于野蠻，南方文化流於消沉昏迷；因近百年來突受歐洲國家接觸後的刺激，發現了人家的強盛與自己的衰落，因而發奮努力，以爭民族的生存。所以近百年來的革命是起于南方，把中國歷史上自北至南的文明路翻身過來，改為自南至北了。這一百年來革命的努力，總是以珠江流域爲策源地，這種革命文化的路線，是從珠江流域而到長江流域，再到黃河流域，一路聲勢浩蕩到西北去！到蒙古去！到西比利亞去！我們能够不斷的這樣幹去，這種復興文化的歷史任務才可以完成，少者二百年，多則四五百年，可達成功，我們應該鼓起勇氣，拿定意志，鄭鄭重重地一代、二代、三代……八代、十代做下去，這樣我們的革命才能成功，中國幾千年來文明文化的變遷，也可以得到正軌，而我們民族根本的策源地也可以恢復其昔日之雄大與繁榮！

講到這裏，我們就要明白北方人南方人的源流，要知道南方人北方人並沒有區別；有些野蠻不

化舊腦筋的人開口閉口總是帶「南方人」「北方人」的名詞，南與北好像有一條鴻溝中隔，這種人完全沒有弄明白民族的歷史！我敢說南方人沒有一個不是北方人，南方人都是慢慢地從北方南渡的，而北方人中反而雜有蒙古人種。假使碰到廣東人問他「貴處？」他說是「廣東」，再問「你們從那裏來的？」大概每個都說：「河南汴梁府珠璣巷。」可知中國本無南北之分，凡是有文化的南方人都從北方而來，我們爲恢復文明計，應該一步步向北方去，救出北方的野蠻，把主義傳到北方的老百姓！如果說這是南方人侵略北方，那是「古斯哈」「巴脫路」的認識，也就是野蠻的觀念！這就是政治上說明蕩平西北叛逆的必要。蕩平西北叛逆是救濟西北野蠻創造西北文明，復興西北文化的第一步！

第二 從經濟文化上觀察蕩平西北反革命勢力的必要

上面我所說明的中國民族史變遷的道理最爲重要。圖書館裏幾「萬卷乃至幾千萬卷的歷史書都可以做這一個道理的證根」了。上面這一個道理再來研究西北的經濟文化，就很容易明白中國有很多的統計圖志可以參考。

旁的不說，單就西北的災禍一項而言。大家總以爲西北是貧窮寒苦不過的地方，其實何嘗如此，

譬如新疆是無盡藏的財富之區，陝西甘肅也是有將來開發不盡的財富，這可以暫時不說。即就陝西關中之富和河南中原之富來說，目前關中中原的人民是飽受野蠻官吏野蠻軍人的壓迫剝削，去年西北天災之甚，為數十年來所僅見。大家本於不忍心與同情心都起來辦理賑災，而國民政府也以全力從事愛民救民的賑災工作，這是從來少有的。那裏曉得野蠻的人無可理喻，就是中央辦賑災也要破壞的，他們這般殘忍的野蠻人竟把賑災的錢塞進自己的腰包了！西北遍地皆是一息奄奄的老百姓的生命也灌進了他們的腰包裏了！馮軍第一次逆變就是破壞交通，就是截斷人民的生計！這次西北天災，美國向來熱心救災的慈善家偏偏不肯救災；據美國慈善家調查西北天災的結果說：『中國西北並沒有天災，只有人禍；天災是可救濟的人禍是咎由自取，不配受人家的救濟！』這句話何等令人傷心！

現在就西北的出產品而言，陝西出產麥子棉花，甘肅也可以變為棉田，其他礦產暫且不說；現在陝西等處還有一個重要出產品就是雅片。應用「同一時間空間不能容二物」的道理，在同一塊地方同一時間種了雅片就不能種麥子棉花。他們西北的野蠻軍人強迫人民煙賣煙吃煙，同時又貼告示禁煙。去年某人向我假討好，請我介紹西北縣長，我是老實人，就真真心心替他考選了幾個派去到西北時，他們就有一個「南方人」的觀念，做縣長有二個難關：第一個命令是禁煙，第二個密令要

種煙，要限繳多少烟稅，假使不繳錢的，馬弁就要來打你的嘴巴！記得以前四川也有同樣笑話的事：一個縣長給馬弁打了兩個耳光，馬弁還很嚴厲的說：『去！見我的庶務長去！』這個縣長給耳光打昏了，以為見他的師長，後來才曉得是師長的庶務長的馬弁打他耳光！現在甘陝人民八歲以上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抽烟。讀過禮記的，曉得古時論財產的是數牛羊以對，現在甘陝人民論財產是數槍的多少以對，此槍者非武裝同志之槍，乃黑化之槍也！『古斯哈』的軍隊壓迫人民到這般程度，人民如何能夠發展呢？四川有一種所謂『懶捐』，懶捐者即是對於懶於種烟者所課的捐稅；而陝甘地方比四川的懶捐更甚，人民有違抗不種烟的動輒打殺，人民因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古斯哈』之軍隊不除，北方困苦顛連無告之老百姓必無從救濟！

陝西出產大宗是棉花，棉花價目在十年中可以分為三等，高的三十八兩，普通三十兩，中價二十四兩，依中價計三十四兩應合銀價四十多元，三十八兩計合五十元。而陝西棉花價不過十四五元，至低的僅十二三元。論陝西與上海交通，飛機幾小時可達，鐵路幾天可到，上海棉花市價係依世界都市紐約倫敦所定，而陝西棉花市價十五元，兩地相差竟達三十五元。這三十五元到何處去了？除一小部分的運費之外，統統送給沿途兩個保險公司：一個是強盜保險公司，還有一個是野蠻軍隊的保險公司。甘陝豫匪盜如毛，每經一地必須向強盜保險公司納『買路錢』，而經過軍隊的駐防地也像強盜

一樣要「買路錢」，所以走一步要一步錢，好像地皮是強盜與蠻軍所有的。中國文學上形容人民受兵匪的痛苦，所謂「匪至如梳，兵至如篦」，正可以寫照現在西北老百姓的苦況。我們賑濟西北的人民，這是救不勝救的，假使我們先去除西北的土匪與蠻軍，再從事開發西北發展西北與東南之交通，那麼陝西的棉花運到上海值五十元，除去十元的運費外，可得四十元，比以前憑空增進二十五元，這不是對於西北人民經濟上有大利益嗎？

北方的所謂天災，只有黃河之災，除此外都是人禍，要除人禍必定從政治軍事上想辦法，必須消滅「古斯哈」「巴脫路」的軍隊！我們在蕩平西北叛軍之後，就要發展西北的經濟文化，把西北的老百姓從困苦中救轉來。這不但是救濟西北，也就是救濟中國，不但是發展西北的經濟文化，也就是發展整個中國的經濟文化。

目前中國經濟狀況上有二件不得了的事，就是我們每日每時不能離的食衣兩件事。就食糧說，中國嘗自誇為大的農業國家，那裏曉得自己糧食不夠吃，要靠外國輸進糧食，江浙人在做夢中過生活，以為米價貴是因為商人的運米出洋，真正可笑！中國米的產額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石，而消費額是三〇二、三四〇、〇〇〇石，所產不足所食，靠外國米每年運進的米糧額為三、三二四、〇〇〇石，中國的產米額照這樣一年年減少下去，還有面孔自稱為農業國家嗎？古時所謂「一

年之耕，三年之食；三年之耕，九年之食，「現在照這種現象長久下去怕要變成三年之耕一年之食，怪不得每年發生饑荒，餓死許多人民了！就衣料而說，單說中國固有之衣料蠶絲一項而言，中國人自以爲是蠶絲策源地的國家，好比湖州人做湖州蠶桑世界第一的迷夢，這個夢的邏輯是這樣的：「世界蠶桑以中國爲第一，中國蠶桑以浙江爲第一，浙江蠶桑以湖州爲第一。」也許以前有過這樣一回事，現在已成一個落空的夢了！試比較生絲產額，一九二七年日本產額爲三二、一〇〇担，中國只有八、一九〇担，這得明顯比不過日本；其他歐西國家如法國首先從事改良蠶桑，絲質精益求精，用不着買落後的中國絲了，在人造絲的產額中中國更沒有地位可站；中國人衣料遂多仰給於外國。再就世界的衣料來說，論世界全國衣的統計，中國是頂貧乏，試看各國人口與紡錠的比例：

國 別	人 口	紡 錠	紡錠一枚與人口比例
中 國	四〇〇百萬	三、六六四、〇〇	一〇九、二
印 度	三二〇百萬	八、五〇〇、〇〇〇	三七、六
日 本	八 百萬	五、二九二、〇〇〇	一五、一
英 國	四五百萬	五七、二六〇、〇〇〇	〇、八
美 國	九八百萬	三七、九二七、〇〇〇	二、六
法 國	四〇百萬	九、四二八、〇〇〇	二、三

德 國	六 五 百 萬	九、五〇〇、〇〇〇	七、〇
意 國	三 五 百 萬	四、七七一、〇〇〇	七、三

中國的人口頂多，而紡錠頂少，計每百餘人合用一紡錠，這當然是不夠的，所以每年進口貨中有數萬萬兩的棉貨，例如民國十六年棉貨進口值爲十三萬萬六千八百五十九萬兩。這種危險萬分的現象當然不能任其延長，應該早早從事救濟。救濟食糧之缺乏，必須廣開農田，改進農業之生產；救濟衣糧之缺乏，必須增加衣料毛織物之材料，增進織品之數量。我們必須先整理農業，再進到工業，才可以免去漏卮。若說到新興的工業，誠莫過於江南，但因為工廠材料缺乏，貨物銷售亦感困難，所以弄到一蹶不振。譬如陝西棉花在上海市場上一年年減少，到今甚至絕跡，所以祇知先做工業而不知從事整理農業以開工業材料之來源，那麼農業工業都要失敗的！所以我們要救濟食衣的恐慌，要振興工業，必須先振興農業；要振興農業，必須開發西北遼遠濶大的農田。有人說西北是荒地，不容易開發得好，這種心理好比俗話中所形容「蓋米屯餓殺人」的行爲一樣！據地質學家的考查，黃河流域那裏有黃土層，數十丈儘是肥沃的黃土，如能再加以灌溉之利，實在是農業上最美妙的壤土；然而西北人民竟因為沒有飯吃而活活餓死在黃土層之上，這究竟是人不知耕種的罪過呢，還是西北黃土的罪惡？黃土有知，當知蒙不白之冤！

現在每個人都曉得修建道路，發展道路。要是基本農產不發展，那交通愈發滯，漏卮愈多，汽車愈多，流入外國的錢愈多，飛機愈多，流入外國的錢也愈多，這樣下來不是替外人開發經濟侵略的路子嗎？所以我們必須認定農業是工業的原動力，農業是一切交通、航空、運輸的原動力，農業是一切建設的基本原動力。我們要發展農業，必須明白西北平原是發展農業最基本的市場，無疑的要致力於西北農業之開發，以建設西北人民的經濟。而要開發西北的農業，發展西北的經濟，目前首先入手的還是在漢中妨礙我們開發西北農業發展西北經濟的西北叛逆！

全國的同志同胞！現在奉命討逆的將士們已在最前線和野蠻的摧殘文化的「古斯哈」軍隊作肉搏的奮鬥，我們大家要為主義為文化一齊向前進！我們要回到我們的老家去！我們要復興我們西北文化在民族史的光榮，造成東南西北的文化的大同！我們要在最嚴重的時期最緊要的關頭，爭一個最後的主義的文明的勝利！

救濟西北與開發西北

戴季陶

十八年來離亂的原因——本黨的統一中國與離亂的意

義——中原關中之文化與現在之衰落——生活的窮和

知識的窮——中央之經濟西北與馮軍之叛變——西北

經濟之開發——我們是有救世界的資格

我們革命以來，從民國成立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八年了。這十八年中，全國多事，沒有休息過，各地都不能得到有建設的機會，就是不論任何地方在這十多年來沒有一年不在離亂中，沒有一年不在困苦顛連中。造成這種離亂顛連的原因，就是因為民國的名是革命時創造出來的，但是民國的實際還沒有造成；中國的政權，尤其在北方各地，是在滿清以來軍閥官僚的手中揪着抓着；我們可以看得到民國十幾年來，不但不能比民國以前好，反而比以前都不如。看到這種地方，我們要是使革命澈底的成功，必須普及主義，將各地人民真正喚起，將各地人民真正組織起來，各地建設事業靠人民建造起來，把民國名符其實的建築在人民的身上，然後人民才可以謀真正幸福。本黨自十三年改組以來，

全國全黨一致努力，就是要得到這一種最後的成功。

去年本黨已得軍事勝利，平津底定而後，滿望以後全國無戰事發生，全國人民都有這一種覺悟，就是以前做官帶兵的也都有這一種覺悟。所以本黨底定全國後，就把總理主張的五權制度確立起來，用全國的力量從事于訓政。爲着這種主張的實現，兄弟也到過一次開封，當時各方面的表示都還可以令人滿意；想不到到了今年還有這種沒有覺醒過來的野心不死的軍閥，還有這種不明白做夢的人，還有這種反動叛將的從新搗亂！這次中央對西北用兵，實在是從去年統一全國後所料想不到的事，也是中央所不願意的事。在這一年中，從去年到開封到現在，中央對於北方的施政，北方同胞或者還沒有曉得，我可以把一年來的事報告一下：

我們曉得中國北方各處，尤其是今天所在的河南和陝西，陝西是古來關中之地，是幾千年前最文明的地方，河南是中原之地，爲古來文化的中心；從前中國全盛時代頂高的文化文明就是在河南。陝西建造起來的。現在我們看到北方人民的生活苦到極點，兄弟昨天到洛陽，今天到這裏開封，洛陽開封是南京之地，可以想見古時是多少的繁榮，多少的富麗，並且有多少的學問家生長在這些地方，就是在中宋代尚有所謂洛學洛黨，握有政治上學術上最高的威權；而現在伊洛之間有許多人住着土洞，四千年來的文物文化蕩然無存，已經恢復到上古時代穴居野處的情景了。

中國文化的落後，陷落到二種窮苦的境地：第一種是生活的窮，從前開發的地方已經荒蕪，從前的建築物已經毀滅，從前的文物器具已逐漸湮沒，所以現在中國人的經濟生活窮到極點。這種窮的造成，就以前說，自五胡亂華受蒙古突侵略，北方的文物就蕩然無存，好比遭一次洗劫一樣；就近年來說，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受經濟侵略過甚。中國本來是農業國家，所謂一年之耕而有三年之食，三年之耕而有九年之食，而現在中國輸進的物品，就食料言值二萬萬以上，衣料值五萬萬以上。這種窮苦的現象以北方各地的人民爲尤甚。第二種是智識學問的窮。中國人所以不能夠抵抗外國人，就是由于學問不進步，科學不發達。要救中國必須把中國人的經濟生活食衣住行問題解決，要解決生活問題必須充實學問知識，能够運用學問知識才能充實生活。

救濟生活的窮與智識學問的窮就是革命的目的，尤其救濟北方同胞應該注意這二點。現在北方天災人禍流行，前年去年幾乎無地不荒，從根本上救濟北方人民及開發北方地面，必須振興農業以救人民經濟生活之窮，振興教育以救人民知識學問之窮。而在這兩種救濟之先，是要先救將死垂死之人，所以最急迫而比任何事都緊要的，就是對於北方人民的賑災。

中央對北方的政策，固然在長治久安一方面着想，打算如何發展教育，振興實業，而在這兩事之先要做的就是賑災。所以自國府五院成立，去年國慶雙十節國府委員就職後，大家認爲賑災比任何

事都緊要；中國多少年的政治上從來很少像去年國民政府這樣看輕了別的事情專門重視賑災，而在組織上特別成立賑災委員，以國府各長官爲委員，尤其少見的。在實施賑災的時候，並且想盡方法把南北熱心社會事業的人都請到，而且計劃如何使不交通的地方能够交通，以便運輸衣食到北方賑濟災民。如好許多棉種麥種到北方各地，一方面可以賑濟將要餓死的人，一方面可以留下來作爲下年的種子。去年一年之中，中央全付精神所做的就是這件事。當時馮某乃至他的部下許多軍人，大家以爲一起通通努力爲人民工作爲人民解除痛苦；但是我們一面想法子集款甚至到海外募捐，而運送到北方的糧，馮軍不救災民，反而拿來作爲打仗之用。不但不通交通，並且把已有的交通截斷，以阻隔外面賑災的工作。一直到今年春夏之交，就暴露他們的叛變。這或者是由于中央誠信未敷，所以還是儘量設法平和；但是此回叛亂昭著，就不得已出于用兵。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幸賴前方將士，地方人民的協力，在短期間把河南境內的叛軍完全肅清。

我們幾十年來的勞力革命，目的在救人，目的在建設；但是真正的救人必須要救到底；好比把一個人從河中救他上岸，不能夠救到一半就拋開的。現在我們要把西北人民救到底，就要把爲害人民的西北叛軍根本掃除，否則斬草不除，春風吹又來，將來還不能得到永久和平的，我們要確確實實解除西北人民禍害，救濟西北人民，必定要使此回戰事之後沒有第二回戰事發生，使全國人換個心